

本期出版 2026年1月12日

Email:jirbdbf@163.com 电话:0431—88600605



「铜」走朝贡道

□ 王永新

奇异的经历

“你们找对人了，这件事我知道。”夕阳西下，铜山霞光。正当文物普查队工作人员准备返回时，从铜山村外来了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看样子是上山劳作后回村的。文物普查队工作人员向老人询问是否听过古铜矿洞的事情，老人点点头，语出惊人道：“你们去找错草顶子党委书记周正发，他去过你们说的这个古铜矿洞。”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二天文物普查队工作人员匆匆赶往距离铜山4.1公里外的“错草顶子乡”，拜访原乡党委书记周正发。如今“错草顶子乡”也是六道沟镇的一个村。那时的周正发已经人到中年，当他听闻文物普查队工作人员是来探寻当年的古矿洞时，神情变得凝重起来，他讲述起自己年轻时的一段经历。

1954年，沈阳地质勘探公司108队来到六道沟的“铜山镇”一带开展勘探调查，寻觅铜矿脉。那时的铜山镇还叫“老黑顶子”，他当时是一名年轻的矿工，在2号矿洞工作。他清晰地记得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自己负责打钻时，原本在洞壁上飞速旋转的探头突然打空，这种情况表明所钻探的地方存在危险性的空洞。他收回探头，决定放炮扩充空间，谁知炮响后去看竟然看见洞壁出现一个大洞，他惊疑地举起尖镐在洞壁上用力敲击，“哗啦”一声，里面闪现一条狭窄的巷道。当头探灯照向里面，能清晰地看到巷道里有着木头搭建的支撑框架。这一发现让在场的人都大为震惊，这深深的地下怎么会有巷道呢？再往里面探照观察，巷道幽深昏暗，朦朦胧胧不知通向何处。

有一个矿工胆子较大，好奇地爬进去查看，只向前走了几步便消失在漆黑的矿道深处。片刻之后，周正发见没有动静，便紧张地朝着巷道内高声呼喊。这时爬进去的矿工回来了，居然还拿着两件东西，一件是青铜铸造的灯具，它的柄很长，可以高高举起，上面有个浅盘，显然是用来照明的，约30厘米高；另一件是用整段木板制成的木锨，外形完整，十分干燥。矿工告诉周正发这两样东西是在矿洞内发现的，里面还有不少像木锨一样的工具，由于情况不明，所以只拿了两件。周正发抚摸了一下那青铜铸造的盘子灯，它十分轻巧，外形精美。那把用整段木板制成的木锨宽约30厘米，长约35厘米，柄长约70厘米，拿在手里握感舒适，依然能够使用。再观察这段矿洞，空间狭窄，大约有一米宽，只够一个人行走，至于深度则无法探明。

后来因生产需要，发现的古矿洞没有再探，这两件文物也不知去向，但周正发记得当时的经过和具体细节，根据他的描述对灯具进行图画复原，文物普查队工作人员判断应该是“青铜高柄浅盘灯”，与铜矿开采照明密切相关。

沈阳地质勘探公司108队后更名为吉林省冶金地质601勘探队。铜矿地质科和坑口调度室的老人们回忆，临江铜矿矿床里矿坑东西长2600米，南北宽1000米，面积广大，在矿上工作多年的老矿工对地下的情况更为了解，应该找他们谈一谈。文物普查队工作人员顺着这条线索，又走访了当时铜矿驻地的冶金地质601勘探队留守站，请来十几个老矿工座谈。老矿工坐在褪色的帆布椅上，说“这样的事勘探时见过不止一回”，有人记得在“奋进坑”的旧巷道里摸出大捆“明子”，松木火把燃剩的残段和炭心还留着灼痕，应该是古人举着它在井下弯腰前行。临江铜矿主要有“黄铜”和“斑铜”两种矿脉，遗留着许多古人沿矿脉掘进的痕迹，巷道随矿脉曲折。现代

开采用平行巷道的方式，主巷贯通后爆破取矿，曾经发现的神秘巷道旧痕便在轰鸣中消失了。20多年过去，古铜矿洞早已不复存在，只剩老矿工手里暗淡的烟雾，偶尔照亮几句模糊的传说。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王总，他把古矿洞画下了。”一位老矿工起身离开时，又一次语出惊人。

消失的矿洞

1925年版的《临江县乡土志》记载临江铜矿的开采始于清光绪年间。然而种种迹象显示，早在更为久远的年代，临江的古代居民就已经成为铜矿的最早开采者。他们使用极为原始的工具，在艰苦的条件下劳作，并炼出了大量金属铜。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又去往了何方？

老矿工所说的“王总”叫王君鸿，是冶金地质601勘探队的总工程师。老矿工依稀听说王君鸿亲眼见过古矿洞，并画了下来。文物普查队的工作人员在老矿工的引领下，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王君鸿。

当王君鸿听明白文物普查队工作人员来访的目的之后，沉思片刻，讲述了多年前的那段经历。他清晰地记得当时有一位矿工小组长找到他，说道：“王总，我们在矿洞里发现了一条老巷道，看样子像是古代的，您去看看是否安全。”这番话让他颇为惊奇，因为这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区域，按理说不可能存在其他巷道。他带着疑惑前往矿洞。矿工们指着一个洞口让他查看。他经过勘察确认这的确是一条古老的巷道，不过十分狭窄，从地质情况判断，这条巷道已荒废多年。而他们要开采的主矿洞朝另一个方向延伸，并不影响安全作业。在确认没有安全隐患后，生产继续进行。完成了本职工作，王君鸿这才仔细地对新发现的古巷道进行详细观察。巷道的规模和开凿工艺都相当原始，巷道里还散落着一些木板，从矿石的地层学测年法初步判断，古巷道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他久久地伫立在巷道口，恍惚间，仿佛看见古人举着矿灯正向自己走来。

王君鸿感觉这应该是个重要发现。他拿出笔记本，反复观察，认真地绘复现场图，将古巷道的原貌记录下来。后来，由于生产紧张，王君鸿向上级汇报了具体情况后，便投入到工作中，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关于古巷道的消息，时过境迁，但那些场景仍历历在目。在王君鸿的描述中，古矿洞许多细节都极为清晰，作为一名工程师，他的观察和判断比普通矿工更具客观性。

文物普查队工作人员急切询问现场图在哪里，王君鸿说应该还在601队的档案室。此时的临江铜矿已经闭矿，整个矿区人去楼空。在多方协调之下，王君鸿和工作人员来到了601队档案室，他们在灰尘飘飞和散发着霉味的档案柜里仔细寻找。最后，王君鸿打开两个上了锁的小柜子，翻出几张发黄的纸，静静看了片刻轻声说：“就是它。”

这几张在探矿时绘制的部分小洞平面图，线条有些模糊不清了，但还算能够辨认。这或许是古矿洞巷道仅存的资料，尽管已经无法确切知晓其年代几何，但从图中表现的掘进方式和规模来看，的确有一部分属于古代矿洞遗址。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现。

文物普查队离开时，山风裹挟着矿渣掠过闭矿的井口，那些被炸毁的巷道深处或许仍留着木锨上的握痕和青铜灯的余温，仿佛在大地脉搏中与千年前的炭火一同微弱地跳动。

永远的遗迹

从高空俯瞰，六道沟错草顶子的山



岗缓缓铺展成一片20余平方公里的平坦之地。尽管其海拔760米不算高，但相较于周围的山峦仍高出300多米，是这一带最高的山峰。清朝时期，这里有个村庄名为曲柳村，又名夹心岗，后来更名为立新村。据《浑江市文物志》记载，曲柳村一带的平岗上仍有很多的冶铜址残留，20世纪50年代末，此地曾发现了许多文物，如石斧、石铲、铁铲、铁锅、铜佛等。其中有一件磨得发亮的石铲，刃口上仍凝着土黄色的锈迹，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千年前的淬炼。

残铜石散发的光泽与矿脉相互映衬，地面上灰坑与窑址的残垣里，木炭与熔渣层层堆积。《册府元龟·互市卷》记载“文宗开成元年(836)六月，淄青节度使奏渤海将到熟铜，请不禁断”。由此可见渤海境内产铜，并通过“朝贡道”与唐朝开展贸易。铜和人参等珍贵货物肩负着神圣使命，从这里走向更遥远的地方，成为民族融合的见证。

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考古工作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进行着不懈探寻，逐渐揭开了历史真相。研究表明，临江现今的宝山村和六道沟镇一带属于高句丽至渤海时期的冶铜遗址群，同时也是东北地区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渤海时期铜冶炼遗址。2001年6月，此处遗址被列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一六道沟冶铜遗址”在临江大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更需要进一步挖掘、保护和传承。

“宝山一六道沟冶铜遗址”在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星群般分布，六道沟河谷的原临江市铜矿采矿区是先民们与大地对话的起点，宝山、六道沟、桦皮甸子至七道沟等20多个村屯则承担着更复杂的使命：冶炼区的炉火照亮过夜空，交通线上的马蹄踏碎过晨露，码头边的舟船装载过“熟铜”，一代又一代人的生老病死，循环往复；老黑顶子山的轮廓是铜矿的界碑，七道沟河的流水为东方划界，鸭绿江边的涛声见证着南方的烟火，五道沟右岸的山脉守护着西边的安宁。这片土地以包容的姿态将采矿、冶炼、运输、居住、防御等功能纳于怀中，其规模之巨、时空跨度之长，在东北大地上难寻其二。

从高句丽时期的崭露头角，到渤海国时期的繁荣昌盛，这处遗址填补了吉林省古代铜业开采与冶炼的空白。它宛如一位缄默的史官，凭借矿石、焦土、器物与道路，书写下最为生动鲜活的史料，让后人能够真切触摸到那个时代的金属温度，体会到文明交融的深层力量。在中国矿业考古的恢宏长卷上，它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学术意义早已跨越地理边界，在吉林璀璨的文脉长河中熠熠生辉。

千年之前，或许就在寻常的日子里，这里炼出的铜锭被装上木船，沿朝贡道上的六道沟河谷入鸭绿江，顺流而下至山东“登州”，最终在唐都铸成钱币或礼器。千年之后，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于G331的怀抱中，人们仰观天地之广袤，俯察万物之繁盛，感触时光源远流长。

(本文图片为资料图片)



20世纪80年代宝山老矿洞

1975年的铜矿大门

六道沟
错草顶子

责任编辑:刘怀 王小微

版式设计:边大勇